

华阴县志

第九册
第二函

華陰縣志卷二十二

志餘 事物

炎帝神農氏姜姓母安登游華陽感神而生炎帝長於姜水

帝王

世紀

明星玉女持玉漿餌之令人得仙 神霧經

玉泉在張超谷口其水色如漿相傳云玉井滲出者清冽而甘服之以去沈疴 雍勝略

玉井在蓮花峯旁中生千葉白蓮食之令人羽化 雍勝略

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鷗梟所搏墜于樹下傷癥甚多宛轉復爲螻蟻所困寶懷之以歸置諸梁上夜

聞啼聲甚切親自照視爲蚊所嚙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飛翔朝去暮還如此積年忽與羣雀俱來哀鳴遶堂一夕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爲鴟梟所搏蒙君仁愛見救實感盛德今當受賜南海不復住乃以白玉環四枚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寶孝聞天下名譽曰隆子震震生秉秉生彪四世名公及震葬時有大鳥降人皆謂眞孝招也蔡邕論云昔日黃

雀報恩而至

續齊諧記
搜神記

楊震字伯起客居湖城初震之始祖晉侯僑周王封爲楊侯知六籍有戾乃藏書於湖城董社之原後迷其所至靖節先生寶

震之父也夥伯僑謂之曰余汝始祖伯僑也所藏書在某處今爾子爲名儒啓而行之此其時矣至明命震求之果得書皆蝌蚪文字時行八分書而藏書簡編磨滅莫能識遂就其地構堂校焉

關鄉誌

楊震教授二十餘年州請召數稱病不就少孤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助種藍者震輒拔更種以拒其後鄉里稱孝也

續漢書

虢州楊震宅西有龍望原南崖有太尉公藏書窟太康初獸人入穴見古書二千餘卷

晉郡國志

楊震卒未葬有大鳥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

名也從天飛下到震棺前舉頭悲鳴淚出霑地至葬日冲升天

上

謝承後漢書

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柩前正立低頭淚出衆

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當時人立石鳥像于墓前

續

漢書華嶠

漢書

南陽酈縣有甘谷水甘美云其山有大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飲者多壽大尉劉寬司空王暢大尉袁隗爲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酈縣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瘳

風俗通

楊彪字文光博覽衆書有恭孝稱仕至司徒太尉見漢祚將終自以累世三公恥復爲臣乃稱脚攣不復行魏文卽位賜杖几

筵請之又使著鹿皮冠拜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朝見位次三

公鴻書

魏武嘗過曹娥碑下楊修從碑背上見題作黃絹幼婦外孫壻
白八字魏武謂修曰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
行三十里魏武曰吾已得令修別記所知修曰黃絹色絲也于
字爲絕幼婦少女也于字爲妙外孫女子也于字爲好壻白受
辛也于字爲辭所謂絕妙好辭也魏武亦記之與修同乃歎曰
我才不及卿乃覺三十里

世說新語

按劉孝標謂魏武楊修未嘗過江斥爲僞託而典略指稱魏文過
陳太邱墓見其碑題八字思之不解詢問德祖云云亦屬非是異
苑又以爲禰衡事均難作定論也

楊修爲主簿侍坐人餉魏武一桮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世說

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云并不堪用止合燒除魏武思所以用之謂可爲竹楔楯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修應聲答之與魏武心同衆服其辯悟楊修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棖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修見卽令壞之旣竟曰門中活爲闊字王正嫌門大也

世說

晉太康九年太守魏君實來於西嶽古廟栽柏不知其幾千株

禁人牧放樵採

華山志

王大將軍始下楊朗苦諫不從遂爲致力乘中鳴雲露車逕前
曰聽下官鼓音一進而捷王先把手曰事克當相用爲荊州
旣而忘之以爲南郡王敗後明帝收朗欲殺之帝尋崩得免後
兼三公署數十人爲官屬此諸人當時並無名後皆被知遇于
時稱其知人

世說

楊濟名氏雄俊杜預之荊州屯七里橋朝士悉祖預少賤好豪
俠不爲物所許濟不堪不坐而去須臾和長輿來問楊右衛何
在客曰向來不坐而去長輿曰必大夏門下盤馬往大夏門果
大閱騎長輿抱納車中共載歸坐如初

世說
新語

長葛禹冀之見華山隱者薛自然說太和中華山石工破一石
石中一蟆跳出尋入水中續夷堅志

楊愔雖爲宰輔文宣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爲楊大肚馬鞭鞭
其背流血挾袍以刀子劈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
戲因掣刀子而去之置楊愔於棺載以轎車幾下釘者數四

北史

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拓不事生業縱酒閒游資產蕩盡於
長安市遇一老人給數千萬緡使之治生約治生畢會子老君
雙檜下子春置買田宅婚嫁既畢事及期而往老人者方嘯於
二檜之陰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一處室屋嚴潔
非常人居彩雲遙覆驚鶴飛翔其上有正堂中有藥爐高九尺

餘紫焰光發灼煥窗戶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老人者不復俗衣乃黃冠絳帔士也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令速食之訖取一虎皮鋪于內西壁東向而坐戒曰慎勿語雖歷萬端皆非真實安心萬懼終無所苦言訖而去子春爲魔所撓忽忘其約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見紫焰穿屋大火四起屋室俱焚道士歎曰措大誤余向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指路使歸子春愧其忘誓復欲自效以謝其過行至雲臺峯絕無人跡歎恨而回

續元
怪錄

隋文帝子蜀王秀嘗造千面琴聲在人間

尚書故實

神尼者名智仙蒲坂劉氏女少出家有戒行隋文帝誕日忽至

名帝爲那羅延且曰兒來異倫不可處俗間遂割宅爲般若寺
將帝躬自撫養及帝年七歲曰佛法將滅神明已西兒當大貴
神來有日尼沉靜寡言談成敗吉凶皆驗後周滅二教尼隱皇
家戒行不改帝旣踐祚重興佛法每以神尼爲言沒後卽葬寺
中爲起金浮屠又命王劭作傳改所居般若寺爲大興國仍令
天下舍利塔內各作神尼像

同州志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初落髮爲沙彌時輩角力爲戲而禪師以
劣弱見凌禪師羞之乃入殿中抱金剛足而誓曰我以羸弱爲
等類輕負爲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七日內當祐我不然
必死于此約畢至心祈之閱六日金剛形見執大鉢盛筋而食

之曰汝已多力然善持教勉旃因得神力居林慮山中靜修證
果後于并州營幢子未成遭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
如來尙所未免但功德未成以此爲恨耳死後願爲大力長者
繼成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中渙
然記憶俄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
成時人謂帝爲大力長者云

紀聞

朝野僉載

大業元年尙書令楊素於東都造宅僭於宮省遣人就衛尉少
卿蕭吉請擇良日以入新宅吉知其不終乃以書一卷付之此
書專是述死喪之事素閱而惡之乃焚於庭前素宅內造沉香
堂甚精麗初成閉之三日然後擇日始開視之四壁如新血所

洒流于地腥氣觸人素甚惡之竟遇鳩而死九年素長子禮部
尚書楊元感庭中無故有血洒地元感懼遂舉兵反伏誅

廣古今五

行記

崔儼字岐叔清河武城人恃才傲世爲員外散騎侍郎越國公
楊素時方貴倖重儼門地爲子元縱娶其女爲妻聘禮甚厚親
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儼儼故弊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
令上座儼有輕素之色禮甚倨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
罷座後數日儼方來謝素待之如初

隋書

北史

本密讀書緱山以蒲羈于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
楊素適見于道按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

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元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元感遂傾心結納嘗私密曰上多忌隋祚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鳴咄嗟足以驚敵我不如公擎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

唐書

楊素滅陳後得太子舍人徐德言妻後主叔寶之妹也封樂昌公主才色冠絕越公寵嬖殊厚先是德言見時亂恐不相保謂其妻曰以卿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倘情緣未斷猶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各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賣于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至是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訪于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德言引至其居

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乃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
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
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並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
偕飲令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
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老終

本事詩

古今詩話

楊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千人李德林于百藥夜入其室私楊
寵姬旦日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神儀雋令素意惜
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若稱吾意當貸汝死授以紙筆
立就素覽之欣然卽以妾與之并資送數十萬

何氏語林

王度大業七年六月歸長安至于長樂坡宿于主人程雄家雄

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卽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敘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樹下千年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于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於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而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

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修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于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懽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隣里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余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